

國軍抗戰最光榮的一役

滇緬之戰(一)

張建昌

前言

今年年初倭鄧訪美，大放厥詞，竟向卡特總統揚言：美國和中共曾經並肩作戰。其實呢，二次大戰末期，太平洋戰場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中美合作，「滇緬反攻戰役」，中共從無一兵一卒，乃至於一言一行介入其事。

茲為揭穿倭鄧謠言，兼以詳述滇緬之役的作戰經過，特撰「滇緬之戰」一文，俾使此一國軍轉戰國外，勇救盟軍，卒以滇緬反攻導致太平洋戰爭之全面勝利的中華民國光榮史蹟，公諸于世，供作史家參考。

國軍勇救被圍英軍

民國卅年前後日寇氣焰萬丈，沿海南侵佔據了我國所有沿海鐵路交通港口，其目的在於支援牠南進發動珍珠港事變，並攻佔美屬菲律賓英屬新加坡及印尼等地。

英國張伯倫首相却仍昧於姑息綏靖政策，竟應日寇要求封鎖我國唯一與國際交通路線滇緬公

路。增加了我向外購買抗戰戰略物資之困難，迨珍珠港事變日寇向英美及同盟國宣戰稍前，始解除了封鎖。

雖後英國宣佈重開滇緬路，但已被日寇搶佔仰光出海口，擄去我國向美採購飛機數十架，這數十架飛機當時是最新式，起飛後可收起落輪架，飛機速度快，日寇就用這數十架飛機空襲昆明，在滇垣東郊乾海子攻擊滇軍工兵團營房，狂妄的竟敢滑翔降落偵察部隊有無駐守。

搗家壩我空軍航校飛行主任教官，親駕霍克舊式飛機盤旋機場高空，向日機飛臨轟炸，突俯衝而下擊落日機，却被日機兩架快速盤旋追擊逼降，主任教官打開保險帶，乘飛機向前滑翔，猛跳滾避彈坑中，日機輪番掃射霍克機，機毀主任教官却未傷亡，這是空軍抗戰中最英勇的一幕。

軍政部爲了支援全國七個戰區作戰，成立一個暫編汽車團，轄二三四營及獨汽一、二、七、三營，共七個營，原擬早去仰光接運自美購十輪及姆西卡車，開赴各戰區支援後勤運補作戰，預計每戰區僅有一個汽車營，可見艱苦抗戰之

一斑。

先是英國封鎖滇緬路，拒絕入境通過，嗣後日寇入侵，准許入境，暫編團始遠自貴州搭車入滇，部份進入緬甸，參加了第一次遠征軍緬甸作戰運補工作，車輛是英軍避免兵凶戰危，臨時移交之車輛，團長是來台後曾任陸軍副總司令董嘉瑞少將，筆者即在該團三營九連任職，配屬第五軍九十六師。

英軍拆了爛污，先是被圍於棠吉，增調二百師預備隊前往解圍，救出了英軍，但自越南、泰國前來之日軍切斷了國軍後路，整個在緬作戰盟軍均失利，英軍及國軍新廿二師、新卅八師轉進入印，第五軍九十六師、二百師官兵經八莫、密支那翻越高黎貢山，野人山回國到達大理、下關，途中師長戴安瀾將軍傷亡，配屬之暫編汽車團三營營長陳傑燾上校第一日登山途中不支身亡，其他官兵共傷亡萬餘人，渡尼洛瓦底江打算進入印度之傷病官兵百餘人被日軍追捕槍殺，部份受刑訊後乘便船運來台入鳳山集中營拘禁，勝利後才獲救。

部份日軍沿滇緬公路，臘戍、畹町、遮放、芒市、龍陵，眼看要到保山了，而滇軍龍奎垣師毫不抵抗，直向後撤下關，幸遠征軍後續部隊七十一軍卅六師庚浩如團，自保山乘車抵怒江之惠通橋，目睹沿途撤退軍民僑商軍隊擁塞，日寇槍聲急驟，斷然下車隔江構築工事抵抗，後又奉令爆斷吊橋，始阻住了日軍長驅直入滇垣，破滅了龍雲與汪精衛勾搭早年即有之局部和平幻夢。

日機轟炸撤退到保山的僑商軍民死傷數千，令人慘不忍睹，余率駕駛兵親救一腿傷無家可歸約十五、六歲男華僑至紅十字會救護站。

龍雲成視中央軍入滇，輪到暫編汽車團表演，以無車可開的駕駛兵徒步行軍，自雲南之馬龍、曲靖、平彝出滇境暫駐於貴州之盤縣，龍雲對中央政府的曖昧態度，以軍政部兵工署俞大維將軍應付適宜，只在滇垣昆明設一個辦事處，統轄設在畹町、芒市、大理、下關、昆明金馬寺，大板橋及馬龍、曲靖等彈藥庫及宜良兵工廠，監護大隊由一隊擴編了十三隊，增加了中央駐滇軍力聲勢。

國軍英雄一百發百中

委員長 蔣公及何應欽部長早有遠見，大公無私，除遠自魯蘇戰場經湘桂邊境，將原滇軍六十軍盧漢，及五十八軍魯道源部隊移駐滇越邊境防日寇沿滇越鐵路入侵，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各軍雲集滇邊對泰緬警戒，第二軍九師張金廷，第六軍新卅九師成剛部隊先後到達盤縣，即分別開進滇省轉保山編入十一集團軍戰鬥序列。

在昆明成立了第五集團軍總部，還成立了昆明防守司令部，自西北空運四五師轄屬第五軍，還將一個四九師官兵均併入原五軍之九六、二〇〇師增加兵力，新成立可擔任突擊作戰機械化的四八師，因受忌刻亦撥編第五軍充實戰力。

第五軍軍長由邱清泉將軍接任，部隊分駐昆明外郊縣鎮整訓，至此龍雲雖有七個獨立旅分駐滇省各主要縣境，但亦知造反背叛降敵為不可能，抗戰大西南根據地穩固矣！

國際局勢因日寇南侵珍珠港，對我國抗戰大為好轉有利，原來英美對日姑息資敵，一變為大量無償軍援裝備，協助我國抗日作戰，以牽制日軍無法進侵澳紐等地。

為使各部隊官兵接受美援武器裝備，在昆明北較場大營房成立了軍委會駐滇幹訓團，步兵大隊尉級幹部學習使用美式衝鋒槍、重機槍、加拿大三〇三輕機槍。通信大隊使用小型話報機、砲兵大隊在乾海子基地以訓練使用七五〇山砲為主，民國卅一年前後訓練達於高潮，晝夜均有步砲實彈射擊，飛虎隊確實掌握了制空權，無懼於空襲警報了。

校級幹部成立了中美參謀人員聯合作戰訓練班，將人事、情報、作戰、後勤連貫成一整體，有了充足後勤補給，徵兵有糧服及空運迅速到達需要地點，自然增加戰力不小，統一戰術思想訓練方式上，却各舒己見互有不同，杜聿明、霍揆彰、關麟徵、宋希濂四位總司令輪流擔任幹訓團教育長，軍師長輪調任大隊長、隊長等，潘佑強副教育長則主張教育方針是整個擬訂國軍教育訓

練統一方針，而不可說是照那一軍的訓練方式。大致說杜將軍所倡導的，圖表、模型、講解、示範、實施、檢討、改進等教育步驟是很有實效的，而且七年之久的抗戰，敵愾同仇反攻日寇機會時刻即將到來，官兵士氣高昂，學習興趣認真熱烈，各項戰技訓練都是事半功倍！

第五軍在嵩明縣順龍橋老猴街辦有幹訓班，邱清泉將軍邀請美軍軍援後勤司令寶恩准將參觀，親自講述沙盤戰術，使寶恩准將傾服讚佩，特直接撥編成立一個一〇五榴彈砲營，正副班長均配發衝鋒槍一挺，美軍顧問官士僅教導使用兵器，戰鬥及戰術均由本軍自行編擬講授，替國軍爭得莫大光榮。

第五軍的步兵師到緬甸都打了一仗回來了，而軍輜重兵團的一二兩營却仍遠在廣西的全州擔任防務，軍部彈藥器材庫仍留守於貴州安順，團部及第三營駐雲南曲靖三百戶營，第三營裝備的是德國朋馳牌柴油汽車約一五〇輛，入緬作戰，曾略有損失。

團長杜鴻範將軍是傳奇人物，射擊特準，團本部伙食稍差，物價貴肉食困難時，杜將軍即乘機踏車背步槍至向陸良公路山區，打野兔、山羊、山雞，真是百發百中，而且每槍均中頭部，甚至當辦公批閱公文時房沿麻雀吱吱吵人，他也是以左輪槍擊落麻雀，官兵拾起檢查亦僅傷頭部，麻雀可憐吃，每逢節日全團官兵會餐時，官兵向例恭請團長射擊表演，五〇步外駕駛兵頭頂臘燭一支，左輪槍把蠟光打滅，臘燭不倒人更不傷，但當杜將軍與九六師二八七團團長劉憲文對調職

務時，會發噶了酒，偏有人請團長做臨去表演，仍有人搶着去大胆頭頂燭火擔任槍靶，打的很準却低了廿公分正中活靶人腦門，志願擔任活靶一時失手只有厚卹了事，杜將軍擔任二八七團團長時僅數月，即因腹膜炎去世。

羅友倫主持駕駛班

劉憲文團長在步兵團訓練成績卓著，調任了輜重兵團團長面對汽車第三營却感無從下手，中美汽車技術訓練班在曲靖營房開始訓練國軍幹部汽車駕駛，班主任是羅友倫將軍，劉憲文團長特兼任隊長以熟習汽車駕駛及管理。

爲了積極準備本軍擔任反攻作戰主力，輜重兵團部於民國卅二年二月遷至軍部駐地楊林鎮附近之董官屯，一二營遠在全縣，第三營是柴油汽車編裝又缺油缺材料零件補充，奉令成立了第四營轄十二、十三、十四，三個連，余離暫編汽車團至幹訓團步兵大隊任少校區隊附，投效第五軍派在輜重團却係以上尉任用，先在團部教團長駕駛卡車，三輪機踏車，隨至汽訓班任區隊長，中校團附歐陽靜夫任第四營營長，看余於軍官團實彈射擊兩次三槍均命中共三四環，堅邀充任十二連長，從此擔負起了很多特種任務。

部隊成立整訓，士兵是遠自湘省千里徵來零道師管區充新兵。爲應作戰急需，採用邱將軍輪帶式四週訓練方法，即第一週基本教練第二週野外戰鬥教練，第三週兵器教練，第四週射擊教練，四週後再重新開始以把握反攻準備時間，反覆訓練效果甚大，輜重勤務予以學科講述而已。

成立時各連官兵一樣多，但川湘士兵到了雲

南最嚴重易患疾病就是瘧疾與回歸熱，體弱多病十之七八會死亡。十三連連長魯俊因有一天死八個士兵記錄受軍法撤職，十四連連長張賢傑也因逃兵過多而丟官，兩連長職分由董惠華、譚貽訓接任，余則率士兵登原始山林伐木向石灰窰換白石灰，灑於營舍內外滅蚤，經常固定每週將官兵襯衣褲以班爲單位，收集用開水煮沸消滅蟲子，撲滅瘧疾回歸熱病原，天亮起床，天黑歌唱就寢，避免雲南特有的蠻瘴瘴氣濕氣，畜牧生產養羊種菜改善伙食，故士兵均健壯體重增加超逾入營前若干公斤。

嵩明機場校閱我連列第一排，主校參謀首長趙家驥將軍等均獎許我輜重團官兵體格比步兵團還健壯，結果訓練一批士兵被新成立傘兵總隊持總司令命令挑選而去，再訓練一批又被盟軍統帥指定要以本軍士兵優先空運印度，補充成立新一軍、新六軍。

由步兵團抽撥一部，直屬特務營及高射機槍營及輜重團却是全部開到飛機場，眼睜睜看親自訓練好的弟兄互道珍重淚汪汪而去，上了飛機補充了駐印遠征軍。

團長營長於卅三年三月換了張毓英將軍及張振亞中校，原因是本團派至貴州接兵部隊經安順對省保安處長韓文煥魯翁不禮貌，勤務士兵之粗魯禍及團營長，先派本十二連至軍部公差分至各兵工廠，彈藥庫搬領械彈裝備，軍部於卅三年七月進駐昆明北較場，十二連即隨軍部行動，團部由董官屯遷順龍橋。

邱清泉揮師下緬甸

卅二年冬季我駐印軍即開始反攻緬北日寇，至卅三年夏，相繼克復新平洋、于邦、猛關、加邁、孟拱等要地，八月三日攻克密支那，予日寇很大打擊。

我統帥部配合駐印軍攻勢，爲打通中印公路起見，乃令滇西遠征軍於五月十日強渡怒江，當面之敵爲敵五六師團之主力及五三師團之一部，國軍方面以第廿集團軍所轄第五三軍，五四軍及預二師爲右翼以攻取騰衝爲目標；第十一集團軍所轄第六軍，七一軍，第二軍爲左翼攻擊目標龍陵芒市。第八軍榮二師李彌部隊則攻擊惠通橋對面松山日軍堅強工事據點。

騰衝及松山均經日軍兩年來長期構築永久性工事，其堡壘深入山腹或城牆下，積土甚厚，甚至在半山腰，飛機轟炸，砲轟均無法命中，故兩地之攻克均係我廿軍，榮二師官兵以血肉，衝鋒槍，手榴彈力拚光榮壯烈而獲得戰績。

渡怒江後因日軍工事掩蔽，致第六軍新三九師夜間突遭日軍自山頂，山腰火力襲擊，傷亡甚重，騰衝及松山被我軍圍攻後，七十一軍即直攻龍陵，迅速攻克，後方報紙亦均發佈克復滇緬路第一重鎮龍陵，但次日旋即被自騰衝部份日軍附騎兵大隊及原自龍陵退去之日軍夾攻，致又失陷，退出龍陵至黃草壩，日軍又跟踪追擊，倘再退却則圍攻松山我軍將受到影響，責任攸關，該師張師長乃拔槍自殺重傷，遂致全面停止攻擊，反攻攻勢受了無謂挫折。

因爲龍陵係日軍補給基地，三個月後我軍攻克時尚發現很多補給品彈藥等，當時少數部隊突

(一) 緬 緬 戰 之 細 瀛

被攻擊故迅即退去，據調查該師攻克龍陵時，民衆紛紛自四郊返城熱烈歡迎外，並曾勸告部隊長速佔領城南之南天門高山，本城始能確保，否則也應在城門加強工事，阻絕日軍增援部隊，可惜該部隊長未採納建議，致受夾攻，克而復失，師長自殺殉職，宋希濂總司令也受了連累調職，兵者國之大事，絲毫大意不得的。

最高統帥雖有意派杜總司令及邱軍長率第五軍參加作戰，但防守昆明基地鞏固抗戰西南重要根據地任務重大，乃決定僅抽調二百師增援作戰，證之以後杜、邱二將軍先後兩次蒞龍陵外圍佈署視察督戰非無因也，杜將軍且因乘吉普車至前方途中，被輻汽五圍卡車在惠通橋彎路撞傷左腿右臂，邱將軍亦伺圍攻龍陵情勢穩定後，迅速昆明，其時龍雲似乎看到國軍反攻受挫，竟有滇軍圍攻北較場第五軍軍部情事，邱軍長返昆即將軍部遷移郊外何家院村依山立營，以避免滇軍再搶奪武器。

確定二百師參戰後，邱軍長大公無私爲了作戰勝利，該師參謀長董瀚少將調升六百團團長。請調遠征軍長官部作戰科科長呂省吾爲二百師參謀長，第五軍人事公開，招納各界人材。並於朝會時集合二百師及軍直屬單位幹部，由呂參謀長講述滇西反攻作戰態勢，邱軍長對呂參謀長所述艱困問題均當場補充向官兵指示解決妥善辦法及妥善對策。

因爲日軍劈刺較我軍爲優，但我軍以礮岩阻擋，使日軍不能衝入我陣地，礮岩邊散兵坑要距礮岩一公尺，使日軍刺刀够不到，我軍以拉發手

榴彈埋於礮岩外拾公尺，日軍集體衝鋒，則在卅公尺內以正副班長衝鋒槍輪流掃射，證之以後頗有效果，每次我軍攻擊，日軍俟機向我衝鋒反擊，均被我衝鋒槍殺傷十之八九，俘獲日軍均向我稱：「米（美）國這個（指衝鋒槍）不好！」日軍深懼衝鋒槍的厲害了。

僅出動一個步兵師參加作戰，軍部配屬部隊約有七五山砲連，搜索連，裝甲車連上有美式對空高射機槍車四輛，只能做運兵掩護車隊行進免遭敵機掃射用途，另即輜團十二連輸送兵連，二百師野砲營僅裝備一連日式山砲隨本師部隊作戰。

軍部還另組成了一個混成團，係由戰防砲營改編而成的突擊營、工兵營、高機營組成。但甫到前線即因昆垣情形特殊，僅留突擊營配屬二百師作戰，混成團迅速返昆歸返各部建制，及警衛軍部。

輜十二連獲得了輕機槍一挺步槍六枝，步兵班裝備以爲任務掩護，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奉國本部輜英發的字第〇六一七號命令，配屬二百師參加滇西反攻抗日作戰。

輜團輸送連編制爲士兵三三一人，一二營既未按規定補充四十人，各營送來疾病士兵均由軍部軍醫處急轉軍醫院療養，仍編三排以官六兵一四〇，離軍部北較場當晚邊限到達黑林舖向二百師報到。

戰 術 補 械 力 不 足

同日接奉師部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於黑林舖，頒發作戰命令甲字二六二號命令及運輸計

劃等。按此計劃全部出征人馬武器彈藥器材計算共需汽車四三三輛次，但在當時却爲不可能的事，儘管西南運輸處，暫編汽車團，輜汽五團，本軍輜重團第三營，暨資源委員會車隊等表列汽車數量甚多，而實際都缺料待修，不堪長途行駛，昆明至保山六八〇公里，保山至龍陵尚有百六十二公里，艱困可見，而前方盼望增援，盼望救兵如救火！

最後湊集了軍公民汽車七〇輛，五九九團全部乘汽車照預定八月卅一日出發，其餘部隊改用空運，馬匹山砲則徒步沿公路長途行軍支援作戰。

本連畜養山羊數十頭，如乘車出發尚可攜帶，沿途宰食加菜勞軍，既改爲空運攜運不便只有與友軍分食，團營當時均應有連絡人員協助解決參戰單位困難問題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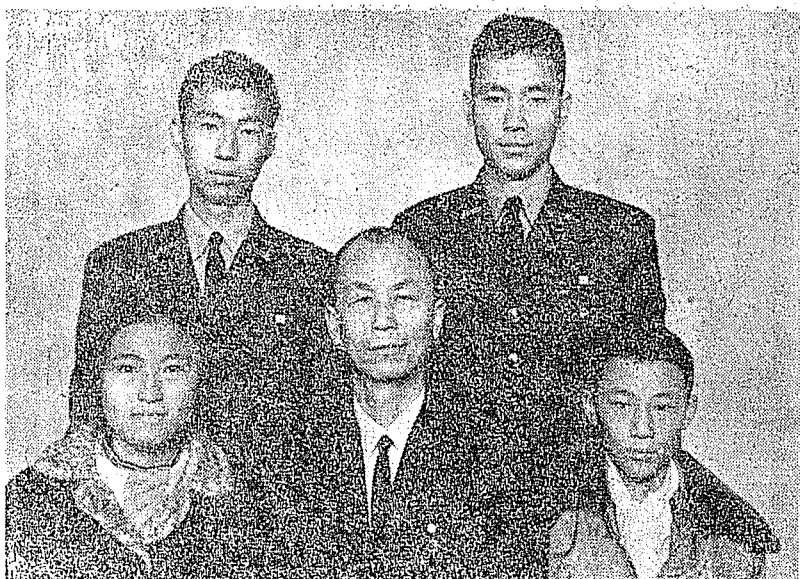
空運問題使人員統計獲得了較正確資料，二百師全部參戰出征人員爲九、〇八六人，除了五九九團二、一三六人，空運者不到五千人。

根據二百師司令部卅三年九月三日於黑林舖昆參丙的字第三九五號電令，空運計劃預計自九月六日開始實施，每日約飛機四十五架次，係與美軍駐昆後勤部協調，利用自印度空運物資C四五運輸機在昆明卸貨畢，飛返印度空機，將我部隊順便運至保山再飛往印度。

實際執行與此計劃又有出入，部隊按表至塢家壩機場排隊，每四五人一架次均飛雲南驛，在雲南驛汽車仍無法集中所需運輸輛次，最後仍乘美軍回航印度便機自雲南驛機場再飛保山，由保

山以暫編汽車團四營接收西南運輸處奇卡車四十輛，川流往返保山與龍陵之間，將部隊運抵前線參加了作戰。

此時則五九九團已於七日到前方參加了作戰，傷亡慘重，六〇〇團空運到達保山曾受日機空襲，而日機被飛虎航空隊野馬式機擊落，此後巨作戰全期均無空襲。



本文作者來台後與男女公子合影。

卅餘年後之今日飛虎人員敘述當時作戰，却是美式野馬沙魚頭戰鬥機速度，本不及日本零式機速度快，但野馬式採用陳納德將軍研究戰術，是見到日機俯衝射擊，打了就回跑，而日機除被擊落或負傷均因油料關係不敢追擊，只有逃回泰越基地，而當時每不解美機打一次即低飛而去，真象現始明瞭，此為以戰術補機械力之不足也。

緬緬戰線余為兩度重臨，地形情況均尚成竹在胸，在砲火上佔優勢作戰，對士氣鼓舞很大，遠征軍長官部即設於保山，而自保山至龍陵沿途，及至鎮康去滇越，滇泰邊境均架有線電，或無線電，通信連絡暢通，均為通信兵第三團年來成就，其部隊長樂天，張紹五均率部配屬長官部，功不可沒。

既無存糧稀飯一餐

龍陵及五九九團戰場受挫，榮二師李彌部隊却攻克了松山，增援部隊迅速通過惠通橋乘汽車直接距龍陵僅三公里下車參加作戰，節省戰力甚大，部份糧彈均可源源自保山而來。

二百師為第五軍主力部隊，師長高吉人將軍勇猛善戰，在桂南崑崙關之役及緬甸同古、棠吉諸役，曾立下不少戰功，五九八團團長為葉敬上校，五九九團郭琦上校，六〇〇團董翰上校。

五九九團九月六日到達黃草壩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報到，九月七日到達前線，日軍五十六師團之一一三、一四六、一四八聯隊

亦自奉天增調了大批補充兵加強戰力，而攻擊我軍右翼廟房坡，總部將五九九團歸新二十八師指揮，該師即將五九九團以營為單位分別配屬推進到第一線，以阻擋日軍攻勢，戰至夜間遭敵猛烈攻擊，致王奠臣、朱銀法兩營長陣亡，且官兵傷亡慘重，九月八日日軍猛攻右翼要點五四一二高地，總部又將五九九團集中攻擊防守，該團下午六時到達，八時居然奉命開始攻擊，攻下來夜間也無法部署防守，且不明瞭敵情又來不及偵察地形更遭慘重犧牲，日軍犧牲亦很大，故其攻勢停頓，且日軍緬越電台均廣播謂「蔣委員長出動了虎師至龍陵前線矣」。

電報快邱清泉將軍更快，八日戰況如斯，邱將軍獲昆明空軍五路司令王叔銘將軍支援，十日坐戰鬥飛機到了黃草壩，當日到孟連坡高地偵察重新部署，十一日六〇〇團到達，十五日五九九團及軍配屬部隊暨徒步人馬搜索部隊均到達。

邱將軍將砲兵進入預定前進陣地，十六、十七兩天轟擊伏龍寺、紅土坡、西山坡等敵陣地，目標非常準確，本來戰鬥與用兵是兩樣事情，只教戰鬥，態勢不好，有些時往往白打，反之態勢固好，戰鬥不得力，却又非失敗不可，戰鬥及態勢均好，自然打勝仗。

重新佈置以後，五九八團為預備隊，六〇〇團十四、十五兩日以苗中英、李漢秋兩營為攻擊營，均用編組十八人分為六組去攻擊，攻擊方法，先用砲兵射擊摧毀敵陣，再用八二迫擊砲打，再用六〇砲打，再用榴榴彈，最後手榴彈，步兵跟着砲火五十公尺而前進，砲兵每射擊五十發休

息三分鐘，以火力制壓敵人，少數人攻擊仍收很大效果。

十六日六〇〇團攻佔了龍陵北門外最重要據點，五四一二及五三二〇高地及大腦子坡，十七日攻略老城及文筆坡，廿四日更攻下了白雲山，至此龍陵戰局穩定，二百師付出的血汗代價也不小。

六〇〇團苗中英營攻佔大腦子時，擄獲日軍騎兵大隊白馬數匹，食糧困難時均宰殺給士兵吃

馬肉當主食，後擬與改裝馱馬担任運輸，借為時較晚。

五九九團除陣亡營長兩員，連長傷亡九員之多，僅重機槍連長朱繼武輕傷繼續戰鬥，不得不以師直屬特務連，搜索連，師輸送連抽調編成補充五九九團恢復兩營戰力。

軍輸送連到達當日下午即向師軍械處報到接受主任筱龍指揮，未領到扁擔繩索裝備，均以

肩抗或背負砲彈及彈藥箱，自師軍械補給點運送至步兵團指揮所，每日上下午各一次，繞行於原本無路山林中，則易迷途，山雨迷濛，部隊與日軍往返衝殺之地，房屋均無，山草燒光林木砌為磨砮，輸送兵夜間都無處睡眠，如何維持體力保持輸送力，是最重要的，中間十五、十六日降陣雨，官兵露宿大樹週圍苦況可以想見。

(下期續完)

追思于斌樞機

時間過得真快，于斌樞機逝世已經一年了

，當他去年八月因心臟病逝世時，震驚了海內外，人們為之悲痛不已！我和他既是同宗，又同為國大代表、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更同是天主的信徒，謹略述我對他的所知，以誌崇仰之忱。

民國四十八年春，台北市于姓宗親會成立，監察院長于右老為宗親會名譽會長，于樞機為副會長。右老去世，他被宗親會推選為會長，我為宗親會的理事長，經常聆聽他的教誨。宗親會每年春節團拜，他都親臨主持，要于氏子弟們慎終追遠，敬天祭祖，復興中華文化，注重倫理道德父慈子孝，兄弟弟恭，教囑宗親團結力量，擁護政府反攻大陸，並對于氏子女頒發獎學金，殷殷教誨，慈祥可親。今年春節團拜，大家向他的遺像鞠躬默禱時，全體痛哭失聲，懷念不已，他的逝世真是我于姓宗親的

最大損失。

國大自民國卅七年春，在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至六十七年春第六次大會閉會，三十年中，于樞機是歷次大會主席團主席。我是第四次六次大會主席團的主席，來台後同時參加光復會，因經常在一起開會，我深知他公忠體國，堅決反共，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先，以大衆意見為重，同仁們對他都非常的敬佩與尊重，每次大會遇有重大複雜、爭執不決的難題時，當局總是安排由他主持會議。記得某次會議的重要選舉，有的選票上因代表未注意，用印色過重，折摺不慎，致多印了一個圈，有人主張作為廢票，他很幽默的說，這種錯誤不是有意造成的，中國人對文章的評價，不是誰的圈越多，就是最好的文章嗎？贏得大家哄堂一笑，就順利的過了關。足證他高超的機智與隨機應變的才能。任何重大的問題，仰賴他的人望與說服

于榮岑

力，便能迎刃而解。

五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我與家人歸依了天主，是日下午四時，在台北樺山教堂，由他主持為我們全家受洗，他告訴我們，做為一個天主教徒，要替天行道，恪遵十誡，效法基督的救世精神，犧牲自己，救助別人，仁慈為懷，容忍異己，要忠貞為國，守法守分，公正無私。十餘年來我每逢主日彌撒時內心裏都牢記着他的誠命，且更實踐力行。因之堅定了我的宗教信仰，改變了我的人生觀。今天我能够事業小有成就，家庭生活美滿，身心健康精神充沛，都是天主的保佑和他的所賜。如今這位愛國愛人的偉大宗教領袖，已於一年前歸向天主與世長辭，今後他魁偉的體格，慈祥的笑容，宏朗的聲音，雖然永久消失人間，但是他對世人、國家、宗教的貢獻與功業將永垂不朽。

六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於台北